



第 五 期

目 錄

1. 封面.....	梁中銘作
2. 開端.....	何迺黃
3. 聖經與鴉片.....	共由
4. 玻璃米——首都新特產.....	陳大悲
5. 農民文學一束.....	郭敏學
6. 親愛的我祇有爲你祝願.....	李四榮
7. 回顧與近感.....	懦夫
8. 悲壯的愛歌.....	醒
9. 通信.....	

# 開端

何適黃

破壞了一切底時代下的青年們，我們不能再在廢墟中尋找古物，也不能在廢墟中躑躅徘徊；我們祇有，祇有努力奮鬥去創造追求——實現未來的光明。

過去底中國的文藝，枯稿得像死木，荒涼得像冬郊一樣；人們的思想，也跟着那時代的文藝而引入無底地深潭中沉浮，一切的成敗呵，都是安於天命，歸諸鬼神，陷入於幸災樂禍的圈套裏，以是那時代的人們，盡都甜睡在黑夜朦朧淒涼十分的社會上，老死不肯長進了。

最近，最近的過去，革命的勢力打破了束縛文藝的型格，以是人們向上的思潮，也跟着文藝蓬勃而澎湃；可是不料，不料剛由死型格內拖出來的文藝，竟會鑽入於惡化腐化的兩歧途，人們的思想，也同時闖入了惡腐的門域，這個光而復黑的社會，是如何期待于我們青年的震撼呵！

震撼黑暗社會的工作，是我們青年的責任，我們不能因為我們滄海一粟的數量而低首灰心，也不能因為我們呼聲的微弱而餒志減口，更不能因環境的危險而阻止了我們的前進；因為有了過去的奮鬥，纔有現在，並且有現在的奮鬥，纔能得到將我，呵，年青的朋友們！前面就是光明，要求前面的光明，祇有靠着自己奮鬥努力前進；後面是黑暗的，要消滅後面的黑暗，也祇有靠着自己奮鬥努力前進。

呵！青年們！趁早下個決心，拿起勇敢努力奮鬥的雄心，去消滅過去的黑暗，創造三民主義的革命文藝，追求前面的光明呀！

# 聖經與鴉片

共由

朱執信先生所著的「耶穌是什麼？」一書，好像把耶穌放置在顯微鏡底托盤中，把牠身上一堆堆的癩子爛肉疥瘡膿泡梅毒病菌，都放大出在我們的眼前，如同看廁所裏的蛆虫混來混去一樣地明顯而可怕；後來又有人作過一篇「耶穌與臭蟲」，比喻也來得非常妥肖，把他全體的腥臭氣和猙獰形態的面龐托現出來，引起社會人士的同情；現在我拿「聖經」與「鴉片」來相提併論，當然也不會言過其實的；上帝的兒女，耶穌的信徒呵！請靜聽我說完，再加我以撒但和法律養人的榮銜吧！

我的確是個耶穌的叛徒，罪該萬死！然而也不管牠媽的，死就死啦，把我解到十九層地獄去囚牢也好，架在硫磺火堆積上燃燒也好，橫豎是一個叛徒的死。

本來迷信的宗教，稍具智識的人們，都承認她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體，陷害了無數人們，窒礙了社會進化，然而又何故還有少數份子混跡宗教，戴着假面具宣傳福音呢？

假如你問他們爲什麼要傳道？他們一定回答你說：「爲的是要吃宗教飯」，因爲他們沒有黨政軍警的智識和其他普通常識的基礎，又沒有特種技能和不怕苦的毅力，因此他們不能相容於任何職業界，所以除了信口雌黃的傳道——宣傳福音去騙口飯吃外，簡直沒有他們吃飯生存的地位，所以基督教裏的傳道士，都是沒有智識的人去做的，正好像中國人去做和尚道士尼姑廟祝一樣地無聊下流卑鄙；也正如卑鄙文藝作家得不到生存的地位，而硬要去破鑼文學去騙金盧布同一樣的技倆。

宗教的信仰物，講來種類很繁雜，有些真會令人奇哉怪也；有拜上帝的；有拜身後英雄的；有拜泥塑木刻偶像的；有拜佛的；有拜太陽的；有拜火的，有拜野獸的，有拜天空的；有拜……

還有一種宗教信仰物，說來一定會令人笑煞，或許會把牙齒笑脫幾根；是什麼？就是陽具與陰尸作了宗教的信仰物；本來生殖具中的陽具向來爲人所注意的，因爲牠是傳宗接代的一種東西，所以人們想到陽具的時候，便不免肅然起敬；有幾處文明的人，把

牠認爲可懼可怕的東西；有人把牠的偶像當作符籙，來拒禦鬼魔；也有人把牠當神明，向牠祈福；在某種時期，生殖器會爲宗教上的信仰物，那時的人民，一手摸着牠，一面起誓，和基督教中人，一手舉着聖經起誓一般的莊嚴鄭重，不但陽具有如此的尊榮，就是女子的陰戶，在上古時代，牠也和陽具一般的有兩種功用，有時人民借以祝福，有時借以發咀。

上帝與陽具同是一種宗教的信仰物，雖然有人會說，上帝與陽具不能併稱，但其性質相同，其價值又何嘗不是相等。

基督教的聖經，本屬一種荒謬小說，其紀述耶穌的一生行爲，正和耍猴子玩把戲打拳頭賣膏藥的走江湖的無二，鑼鼓一鬧，不是玩殺人種瓜的虛偽把戲，就是亂喊有起死回生的天大技能，整天的狂喊，弄到一般無智識的觀衆，頭昏目花莫明真偽，比西遊記中的唐僧孫悟空來得更加神通廣大，所以那時一般未開化半開化的猶太人，都願意拋棄了現有的猶太國，而求將來的虛偽的天國去，

聖經在中古時代就含有政治作用的一種東西，到現在來得更加毒險；拿聖經名義來做帝國主義的偵探者有之；懸起聖經的幌子來做文化侵略的工作者有之；擎起聖經的招牌來做經濟政治的先鋒隊者亦有之；總而言之就是帝國主義者的走狗豈起聖經慈悲的面具，來實行侵略弱小民族的工作。

我有一位朋友剛由歐洲回國，他說：現在某國的內閣某博士對於殖民地和其他弱國的重要政策有二；（一）聖經政策；（二）鴉片政策，這兩個政策，他們認為非常之重要，而且非常之妥當，比較用有形的直接的政治經濟去侵略弱國的方法要精巧的多，以我過去的經驗看起來，可以證明我這位朋友的話是事實的：

鴉片戰爭之役，誰都知道中國人不要外國人運鴉片賣給中國人吃而引起外人的仇視的戰爭，也就因那次的戰爭而喪失了中國的一切主權——割地賠款，這是顯而易見的是他們——洋大人的一「鴉片政策」，想中國人個個吃上鴉片，變成鶴頸鳩胸黃皮瘦弱無力抵抗的中國人，然後再把中國慢慢地吞下去。



我們也可以知道外國政府，幫助僑民在各國設立教堂派兵艦保護傳教士，爲的是要實行他們文化侵略的政策——「聖經政策」，倘若有人觸犯了他們的教堂，抵毀了他們的聖經，馬上就會引起國際的交涉，我們中國內地差不多無地不感受到牧師的恩賜——陰毒的；不但如此，且看開駛到中國來的外國輪船，前面站的都是牧師載的都是聖經；呵，後頭呢？後頭是鴉片和槍彈啊！

本來生在這鬼域的世界，都是一樣的戴上博愛的假面具，去做魑魅魍魎的工作；他們要得到他們的目的，就不免用種種的方法去利誘與襲取。

我們只怪自己的人不爭氣，徧徧去信教，徧徧去吃鴉片，假如我們把他揭穿了這個陷阱是害人的東西以後，就再不踏進這種魔窟，那末，任牠這陷阱怎樣底深，也不會把人吞下去的。

同胞們！醒來吧！

聖經是帝國主義者的毒彈！

鴉片是帝國主義者的炸藥！

聖經與鴉片

玻璃米——首都新特產

八

## 玻璃米——首都新特產

陳大悲

(一)

「嘿！又是滿天星斗！明天一定比今天更熱！」

郭先生，可算是我們旅伴（旅館中之伴侶也！）中特別怕熱的一位了。他一天到晚，手不停揮的搖着一把破蒲扇。但是他額上的汗珠還是不斷地由一串串聯結而成一條條由臉上各部直掛下來。他的嘴裏，還是不住地嚷着「呵！好熱呀！與今日真熱！」……

我雖然也怕熱，但是我不願意把「熱」這個字常常牽在嘴上，更不願意聽人不時提起我心裏好容易忘了的熱。

「老郭，你又提熱了！罰你！」我說。

「好！罰酒三杯！你買酒我喝。」郭先生一邊用破蒲扇拍他背後成羣結隊唱着得勝歌的蚊子，一邊却頑童似的向我笑着嚷着。

躺在藤椅上的胖朱由半睡眠狀態中被他一嚷嚇醒，打着呵欠問：

「你不是怕熱嗎？還想喝酒！」剛一問完，鼻聲便繼之而起。

「老朱真像豬你媽！睡着了會說話，睜開眼還能在辦公室裏做夢！你媽！真是一位有福之人！」坐在長凳上的湯三先生說完話，就伸手去偷胖朱手裏那把純白的鵝毛扇。其目的並不在乎偷，而在乎測驗胖朱睡眠中有沒有感覺。

鵝毛扇的竹柄極端剛要離開手，胖朱先生就像守夜的巡警在夢中覺得有人偷他手裏的警棍一樣的，往上一挺就坐了起來。

「又是你！開頑笑！好！不睡啦！老郭！你的酒呢？」

「喂！老朱！你倒是睡着了沒有？」老郭問。

「哼！這大熱天那兒還睡得着？」

「那麼你聽見我們說你甚麼了沒有？」湯三先生這樣問。

「爲甚麼沒聽見？我像豬？你像甚麼？一天到晚，你媽永不離你的口，真是！顯你

們南京人的眼？告訴你說罷！湯老三！你說我像豬，不要緊！你再那麼三句不離本行的把你媽掛在嘴上，我就要不客氣啦！」

朱夫子這一發怒，把納涼的幾位旅伴都嚇得不作聲了。連門前水塘裏嚶嚶唱和的青蛙也突然地甯靜起來。只有那不知趣的金蟬還在枝頭發出他那不悅耳的怪鳴，好像蠻不在乎似的。

(二)

「是的，湯三先生「你媽你媽」的習慣還是趁早改了的好。這都是在學生時代早就應當矯正了的惡習慣。除了南京本地人，聽到這兩個字，大概是沒有不引起惡感來的。」郭先生很誠意地忠告湯三先生說，「比如他們旅館裏的茶房，一天到晚，口不離媽，我們雖也覺得聽着難過，但是我們沒有功夫去責備他們。而且在他們的社會裏，沒有這些罵人話當作口頭語，就不足以表示他自己這是這一個社會的人，猶之乎破鑼文藝家非把「階級」兩個字喊得應天價響，就不足以表示他是赤色帝國主義的忠臣一樣。今天……」

湯三先生氣極了。他由板凳上猛然站起。幾乎把板凳那一端穩坐着的小王摔到地下去。

大家同時笑了。

這一笑雖然把湯三的怒焰撲滅了幾分，但是他那一股子老羞成怒的勇氣却並沒有減退。

『你要知道，我們這個南京是先總理指定的首都！侮辱我們南京人就是反革命？』  
『誰侮辱你們京南人啦』老郭問。

『你開口不離爾媽，難道也是先總理指定非說不可的嗎？』

大家又笑了。

平常不喜歡多說話的小王此時也義不容辭地站出來勸和了。他說：『……我也是南京人。我愛南京。但是憑良心說，我真不愛南京人！我決不庇護南京人的弱點。我覺得過去的黑暗的南京，皇帝，軍閥，由種種方面用種種手段，磨練成功的奴氣十足的南京

人，一天一天在那裏死去。未來的光明的南京，合乎三民主義的南京人，一天一天在那裏生長起來。所以我認定郭先生的忠告是對的！要做一個新南京人應當厭惡舊南京人一切反三民主義的惡習慣！」

鼓掌喝采之聲同時並起。連茶房永福和管茶水的小李都大鼓其掌。

湯三先生悻悻然的坐了下來，依然和小王各據板凳的一端。

(三)

胖朱先生在靜默數分鐘之後突然向大家發問：

「南京有什麼特產？」

「鹽水鴨子！」

「甯綢！」

「素緞！」

「白花百合！」

「你媽！」

哈哈一陣大笑之後，胖朱先生說：

「不許再提你媽！我想到一樣南京的特產。你們誰都猜不着？」

「玻璃米！」我說。

「怎麼叫玻璃米？」

「先說你的！你要人猜不着的是甚麼特產？你說了出來之後，我再說我的玻璃米。」

「我知道的南京特產是冰塊炭。」

「甚麼叫冰塊炭？我怎麼就沒有見識過？」郭先生很詫異他問。

「冰塊炭是燒火的炭，却是由冰塊結成的。去年冬天，我在北門橋一家炭行裏，買了五十斤所謂的銀炭。送回旅館，倒在牀鋪底下，我看見一塊一塊都是灰白色的，就以爲今天是買着了頂刮刮的銀炭了，馬上叫茶房進來，很得意地告訴他，「你上回買的是假銀炭。你看我自己買的這五十斤，塊塊都是乾透了的，面上還起一層灰白的霜。這纔是真銀炭呢！價錢雖然貴一點兒。但是貨好呀！燒得省，不比你買來的潑水的賤炭

玻璃米——首都新特產

一三

更賤了嗎？」

「茶房當時也很佩服我的眼力高，我自己一出馬，居然就買到好貨。他當時就選了幾塊錚錚作響的長炭放進我房裏原本燃着的炭盆裏。

「炭一着火，就乒乓作響。接着又吱吱地像老鼠一樣的叫。壞了！一塊又大又長的炭平分做了兩半。中間流出許多的水，把原本在火盆裏的熾紅的炭都沾濕了。吱吱作響者水火相鬥之聲也。我心想這可又上了當了。本來呢，在南京買東西，受氣，上當，原是不足為奇的。再一看牀鋪下的炭哪！你猜怎麼着？剛纔白色的外層，這一回兒功夫都變成黑色的了。那些炭塊都是先用水浸透了之後，再用石灰塗上，纔變成了灰白色。到了第二天，我房裏就像在南京過黃霉天一樣，地板上只見一大片的水！我本想到行裏去交涉去。但是沒有這閑功夫和他們去淘神。本來這種詐欺取財的案子是應當告發的。可惜我是胖子，沒有這精神陪奸商們打官司去。去年冬天特別的冷。這種冰塊炭也許是建設首都期間，暴發戶的南京奸商們新發明的特產，所以連自命為老南京的茶房老羅都認



不清。」

(四)

「你的玻璃米呢？」

「玻璃米也許和你的冰塊炭差不多。大概也是暴發戶的南京奸商們新發明的特產吧。這種特產照例應當由牙醫生發明出來的。因為我有三隻完全健全的牙齒在這三個年頭裏面，整個兒的毀完了。從前向不請教牙醫的我，在這三年恭逢建都盛會期間，蹣跚的鑲補費和牙痛藥水，掛號費等等，至少總有十多塊大洋錢。這都是首都的米商們建設的成績吧？」

「除了專吃上等白米的闊人們之外，大概沒有嘗過這玻璃米的很少很少吧？」

「飯米裏吃出雜糧和別的雜質來，在別的地方我也並不是沒有這種經驗的。但是與白米同色的透明結晶體，非等到碰着牙齒或是舌尖不能發覺的這種玻璃米，我的確從來沒有見識過。因為他與白米同色，所以不能責備廚子，說他淘米不仔細，再仔細也找不

出來。

「有一天在一碗飯裏面，我嚼出大大小小的九顆玻璃米。這大概在米商老板們看來，算不得多吧？但是我這口無用的牙齒已然抵抗不住了。可惜我對於化學沒有精細的研究。否則把這九顆壁還飯鋪的玻璃米分析出他的成分來，倒也未嘗不是一樁很有趣的研究吧？」

郭先生聽我報告完了對於玻璃米的經驗之後，高呼「打倒玻璃米！打倒妨礙衛生的米商！」但願小王先生所說的舊南京與這玻璃米早一天同歸於盡，光明的新南京早一天實現出來！」

嗚嗚的蛙聲越叫越有勁。彷彿他們也在那裏高呼「奸商們的末日」呢！

# 農民文學一束

郭敏學

一月之前，在棲霞山甘家巷一帶挖掘古物的時候，聽見田間路旁牧童們跨在牛背上隨風唱歌的聲音，心裏起了一種說不出的快感。當時本想乘暇設法搜集幾首，不料事與願違，僅僅挖掘了一天就回來了。不久，我友郭君……授業於甘家巷小學……因事來京，言談間，以歷次所收抄的牧童歌數十首見示，久渴望而不得的東西，一旦在無意間獲得，愉快自不必言。現因篇幅關係，把在我自己看來比較好些的寫出十幾首來。

誠然，這些東西是不免粗糙的，單純的，俚俗的，然而這都是他們自然的熱情流露；牠們是有他們自己的風格，無須乎摹仿前人的典型；牠們是有他們自己的創造力，不必受什麼體裁什麼主義的束縛。牠們的情感是熱烈的，奔放的，彈奏着他們自己生之旋律，代表了一時代生活的思想的內容。什麼「象牙之塔」，什麼「藝術之花」，他們是蠻不在乎，他們只會有什麼說什麼，所以牠們是充滿了社會人生的活文學，而不是文人們矯

揉造作出來的死文學。我們千萬不要因為牠們是粗糙的，單純的，俚俗的，而去輕視牠

隔田栽秧隔田青，隔田調姐笑盈盈，隔田調姐咪咪笑，

隔田調姐不應該。「還是爹娘打罵你？還是茶飯不調心」？

「不是爹娘打罵我，也不是茶飯不調心；昨日同你鬧笑話，

癆病鬼丈夫吃了我心，打斷三根麻栗棍，打斷三根細麻繩，

頭髮挽在床沿上，打一下來問一聲」！「紅娘子，我的人！

丈夫打你我心疼！明天早上起個早，打個包袱去動身」！

這篇歌謠是描寫一個三角戀愛的悲劇。我們只在這兩個情人的短短幾句對話裏，一方面可以看出男女間熱烈的淒楚的情愛；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舊禮教支配下的機械式婚姻的慘酷結果。一個女子不週和她的愛人說了幾句「笑話」，竟然引起了她的沒有愛情的「癆病鬼丈夫」的醋勁，把她毒打了一頓。幸而他們能打破舊禮教的鎖牢，雙雙逃走，

去追求他們真實的愛情。

姐家們口一個溝，溝溝裏頭栽石榴，石榴死了根還在，姣姣死了無想頭！

從石榴根而想起他死了的愛人，兩相比較，是何等的淒涼，哀楚！

太陽出來黑沙沙，娘送女兒回娘家，一送送到十五里，喊聲：「乖乖你去罷！你在人家做媳婦，早梳頭來掃地下，婆婆房裏常常走，公公說話沒理他，丈夫衣裳常常洗，沒給人家說趨趨。栽秧田裏無大小，沒同人家鬧笑話。一根線，兩根紗，永世不準你回娘家」。

這是賢妻良母的思想支配下的時代作品。尤其是慣居鄉村的人，這種事情，常常可以見到的。即古人所謂「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毋違夫子，……」。讀了這篇東西，幼年時所見所聞，歷歷如在目前。

三個大姐去摸水，中間大姐好白腿，「你扯你的栽秧水，問我白腿不白腿」！

小小洋船向江走，走到那邊大姐叫我就吃酒；「風大船小留不住，回頭再擾姐的酒」

這兩篇都是很有趣的，看牠們描寫得何等生動逼真！何等活潑自然！我們簡直不敢承認她們是歌謠，好像就是兩幅圖畫展開在我們的眼前。你看：「風大船小留不住，回頭再擾姐的酒，」不是看見一個頑皮的孩子，一面撥着船，還是回頭不住的嘮叨着嗎？我真不知道一般用慣了「堆砌法」的現代詩人，見之作何感想呢？

青菜頭，爛歪歪，我是爹娘小乖乖，我是媽媽龍寶貝，我是哥哥親妹妹！

父母子女，融融和和，齊集一堂，這是何等愉快的一回事呀！隻身離家數千里外的我，讀之不覺淚下！

姐兒生來細細條，細細條條腕轉腰，在家又怕貓來咬，出外又怕老鷹刁。  
這個「姐兒」也就嬌柔的可憐！

姐兒用來白蓮蓮，變對白鵝飛上天；小郎變對麻鴿子，趕到天邊要團圓。

這是關於男女戀愛的事情。你看他兩體的愛情，達到什麼樣的程度？竭盡人類所有的愛也不足以發抒他們彼此間的熱情，他們要變對鳥兒一同到天上團圓去了！「在天願

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局外人看起來，未免太得意想天開，然而在戀人間，這種理想，是常常有的呵！」

紅娘子，我的人，懷身帶肚我心疼；栽秧田裏扒不上埂，割麥田裏跟不上人。

紅娘子，我的妻，作伴白褂你披披；栽秧田裏真好看，割麥田裏真纏綴。

這兩篇是丈夫對他妻子的愛憐。都是他們內心熱情自然醞釀出來的。

太陽出來照四方，一照城裏二照鄉；照照城裏做買賣，照照鄉裏種田莊。

太陽出來照四方，一照城裏二照鄉；一照城裏花大姐，二照鄉下大姑娘。

用簡單而極經濟的手段，把城市中和鄉村間的人民生活情形顯明的分開，毫不加以思索，極輕描淡寫之能事。

我同姐兒隔三家，不能空手到姐家，不是胭脂就是粉，不是頭繩就是花。

贈禮物，已經是現在一般戀愛家的初步秘訣了。

太陽下山流一流，郎打戒指姐不收，「你不收，我曉得，你有別人把我丟，丟了

別人丟不掉我，殺父冤仇在後頭！」

情場是變幻難測的，而且是最易起酸素作用的，只要我們稍微留心一下報紙的社會新聞，就可以時時看見這種慘酷的結局。

姐在後園插筒篙，眼淚汪汪朝下飄，娘問女兒：「哭甚麼！」她哭：「丈夫不得十  
三拳高，三尺龍袍穿不起，二寸大帽砍到腰，茄子肚裏跑骨馬，黃豆棵裏乘陰涼，  
燈盞頭上洗把澡，搭板肚裏穿衣裳。」

這篇是一個女子不滿意於她的不大爭氣的丈夫的憤怨聲。說得那麼滑稽有趣，使我們讀了，不免發笑。笑嗎？恐怕在你笑聲未已，眼淚即刻就會流出來！吃人的禮教，

萬惡滔天！

末尾，用一個滑稽的結局：

叫我唱歌就唱歌，你歌不低我歌多，我歌八萬八千八拾羅，老鼠咬斷拾羅繫，普  
天世界皆是我的歌。

十九，八，十，南京古物保存所。



## 親愛的！我祇有爲你祝福！

李四榮

我精神本來就很衰弱！何況又在病中？這幾日來；到夜裏自然常常在做夢，但是昨夜的夢，實在太奇怪了！使我非常的驚異，始而狂笑繼以淚流，我萬不想，兩年前的阿秀，不過曾與我一度緊抱的緣故，在昨夜的夢裏，竟會抱着一個二三歲的小孩子走向我的身前來，是的！明知道是夢，值不得什麼驚異。但是阿秀的影子，我是早忘了的，這兩年來，自從和她分別一直到如今，從來不曾把她想起過，爲什麼昨夜會夢見她呢？爲什麼我獨獨在病中終把她夢見呢？這是顯然的事情，阿秀對於我的影響太深，一種暗影是深深地潛伏着，一遇有機會，她就會現出來，尤其是在我害病的時候，啊啊！阿秀！我夢見你了！我從今是永遠忘不了你了！我在人生途上，確實留下了一個深深的印痕，我現在唯有替你祝福，祝福你像來夢裏的情形一樣。……

清澈的往事，最難堪的是溫暖的餘情，……

算起來已是兩年前的事情，那時候我在成都讀書，學校放了春假後，許多同學都整

親愛的我祇有爲你祝福

着裝回去，惟有我遲遲不能決，這緣故；因爲我回到故鄉去的途程太遠，同時因爲我的家庭慘敗，一種淒愁罩着的故鄉，實在引不起我的歸念，人類畢竟是感情的動物，當我看見別人有從比我故鄉遠遠的地方歸來，又有些正在繼續整裝的回去，看見久別重逢的一種愉快情況，便引動我自己的情懷，同時又因爲使我傷心折脛的事情，不斷地向我襲來，杜鵑聲地不如歸去，終於將我逼上了漫漫的長途，雖正是薄霜敲窗，曉寒徹骨的時候，在郊外是衰草萋萋的呈現着一種急景凋殘的景象，但是道傍的田野，和起自屋頂上的裊裊炊煙，這些都會使人感到一種都市所難得到的清趣，我起行的第二日走得很快，在黃昏時候一直到暮色蒼茫時，我還在路上彳亍，我預計是趕到叫陽縣那個地方投宿的；但當我走到離陽縣還有二十里路的南津驛時，南津驛的街市上已是家家燈光了，我這時祇好變動了計劃，便在南津驛的街上找了一個熱鬧的旅館住下，房間裏很是簡陋，當我踏進去的時候：唉！那破棹子上的燈光，是那麼地暗淡。在屋角隅處又是那麼地黑暗沉重？當我把行李打開時，我發見我自己的影子是很細長地拖在地上，待我睡到床

上去時，我的心裏便起了一陣莫名其妙的騷亂！

這早便睡了嗎？先生！今夜很冷啊！你要不要我給你叫一個姑娘？

我起身看他，他是一個年紀有四十五歲的老人，他站在門口，滿臉堆着笑在向我說，我聽了他的話，我心裏也曾經熱了一熱，但不一刻仍然要恢復了我淒苦的情懷，自然地：我便很正經很嚴重的拒絕了他。

——走走！你看我是不是嫖姑娘的人？

他走後，我望着他的背影，想起了他可憐的生活，可憐他以年老無力的關係，因為莫有金錢來作保障，便這樣地替別人叫姑娘，他自己是知道別人罵他，叫烏龜是亡八，在他自己是一齊地忍受，以生活的壓逼，自己又不甘願自己的生命早早毀滅，纔強忍着內心的悲哀，把苦笑散佈在臉上；這不過是爲了一點點不足輕重的飯食，這不是卑鄙，這不是他懦弱，爲生活而這樣，這是惡社會所給予他的凶殘，這我們應給予十分地同情，我們祇有咒罵惡社會的凶殘，不應該可鄙他的職業！啊啊！假如他真是可鄙，那麼堂

親愛的我祇有爲你祝福

堂政府，威嚴的機關，他們公然榨取妓女們的金錢，這又怎麼樣說哩？他們也是吃淫餘飯的人，試問他們才是高貴的嗎？是的！社會是無始無終的矛盾，但是我們要除去這矛盾；我們就應該認識真理，那爲着生活的壓迫而去作賊的，我們應給予以相當的原諒，那爲着想達到他個人的物質最高慾望而去壓榨別人，這種我們當格殺不饒。……我想着想着！心裏湧起無限的思潮，

姑娘姑娘……這又是一回什麼事情呀？我的年紀祇有十七歲，從不會和女人發生過關係，雖然也曾經被女性們將我蹂躪過，使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的苦痛，但在肉體上：我現在還是一個純整的童男，假如假如我今夜和女性在一塊？……啊啊！那是一個什麼情景哪？那時候：我的心兒會緊張到什麼程度哩？不不不！我應該向着這方面想：像我這樣的環境，許多凶目監視之下，假如和女性在一塊，那他們將怎樣地鄙視我？痛罵我？罵我是一個太不成才的東西！……何況我自己又是一個感情上的失望者？是的！我應該潔身自好，應該永遠地孤獨，我回到床上去，無意識地躺在床上，當頭枕着軟性的綢

被時；我的心兒忽然跳動得非常的厲害！我把眼睛閉着，呀！那迷人的眼波，殷紅的嘴唇，白嫩的大腿，輕軟的腰肢，……這些如閃電般的影子，使我迷惘得異常！我的周身燒熱得很厲害，就好像六月裏赤身立在火爐傍一樣，四肢不知道是怎樣地異樣的麻木？心兒震蕩得不知所以，我極力的想鎮靜下去，但是終不可能，聽外面：似很沉靜，看手錶，已是午夜，我躺在床上昏亂了一陣，終因為日間趕路匆忙的緣故，又值苦悶鬱積，一種極度的疲乏，使我朦朧地朦朧着，似睡非睡地躺着。

在我入睡不久，似乎有人在搖動我，我開眼一看，原來是那老人在我床面立着，我知道我沒有留心關門。

——先生！你快起來看看！

他一面在笑着的說，一面又用手向着門外招，真使我茫然，十分地茫然！我定神去看：在門外忸怩地走進一個女人來，看她的年齡，大約有十八九歲，一個圓圓的臉兒，安放了適當的口鼻，一雙濃黑的長眉，長眉下黑白分明地兩個媚人大眼，看她的穿着，

親愛的我祇有爲你祝福

看她的模樣，都似乎好像是一個舊家庭裏的樸實女人，一種忸怩的情態，使人見了又憐又愛，當他舉步走向我的身傍來時：我的心裏：找不出一句妥當的話來！到後幸得那老人替我解了圍：

——先生！對不住你老了！給她錢吧？

天呀！這該怎麼樣纔好呢？我在這時候：真想不出一個應付的方法來，我祇覺得我的心緒很混亂，在混亂裏我似乎接受了他的要求，我伸手到袋裏去摸錢，摸出了十元，他用手接過去，在燈光下着了一看，看過後，便遞給那女人，她接着就用潔白的手帕子，很鄭重很齊整地包着，那老人在這時候，便向着我笑容滿面的拱着手，很恭敬地退了出去，我把門關起，又轉身到她面前，我的臉燒得很厲害，心裏突突地不住跳動，我挨着她的身傍坐下，一種醉人的香氣，使我有點不能自持，她的兩頰暈紅，有如吐豔的桃花，她低着頭，一種靜穆的情態……這些都給了我無限的生動！我在棹上拿了一個蘋果向她說：

——吃蘋果吧！

她看了我一眼，立起身子接了過去，但她不吃，很自然地放在棹子上。

.....

坐着坐着！我們相對無語地坐着！過了好久，漸漸感到寒氣的襲逼，令人不自在地發起顫來，我耐不住叫她上床睡，但是她動也不動的祇低着頭，我沒法子，祇好獨自一個人上床去，我在床上看見她的背影，她的髮香很強烈的刺進我的鼻尖裏，我的心這時緊張了又緊張，很想向前去抱住她，緊緊地抱着她，她的上半身灣了下來，我的嘴送上去，.....：吻吻吻！但我是一個初入市塵的綿羊，沒有一點兒對付女性的經驗，終于被一種自尊心所屈止。

.....

我到後來我實在是忍不住了！

——喂！睡吧睡吧！天氣這樣的冷！

親愛的我祇有爲你祝福

我一面的說，一面伸隻手去攬住她的腰，用一隻手就去解她的衣扣，呀！我的心兒跳動得很！當我顫顫地解她的衣扣時：她並不表示反抗，但她的身子也似乎在微微地在顫動，我把她拉到床上，但她躺下來時，却故意避開我。使我的身體不向她接近，我向她靠近，她却急急地離開。這真使我沒法，我祇好按着我跳動的心兒，向她說：

——怎麼樣？親熱一點吧！春宵很短啊！一天亮：你別我回家，我便上路，這一對露水夫妻，同着床，連話都不說一句嗎？我用勁的向她說了，她祇是用她的那一雙迷人大眼，很迅速地把我一瞟，接着她即把頭低了下去，我沒法子，祇有翻身背着她，我心裏想：就此睡下去，但是心裏的情火，止不住牠的燃燒，幾度的想決心睡去：幾回的感到煩惱，是的，我今夜真犯了罪，看她的舉動，她好像是一個良家的婦女，在她的胸中似乎有很多難言的隱情，在東大路一帶，本是娼妓所集之地，在中間有些時候；也匿着有良家的婦女，她們因爲家庭間的環境不好，感到生活困難，因此瞞着父母丈夫出來，趁着她的年紀還輕豐姿未衰的時候；積到幾個錢安度年老的殘年，我這時在想：想起來覺得



又可憐又可恨，我可憐她們的身世，我可恨我自己今夜徒感煩惱，

——喂！你啞子嗎？

我含了怒氣的說了一句，馬上翻轉身子，把被蓋一齊推在她的身上，我自己滾在床角裏去，在那裏縮成一團，像小孩子賭氣般的，一面故意的發着抖，表示我在寒氣中掙扎，正在這時候：在我的身上，似覺得有東西覆上來，我是覺察得是她把被蓋，輕輕地爲我蓋了上來，我翻身過來，我用手急急地推着說：

——等他等他！等他冷死！

嗤的一笑，我的大腿被她的脚尖蹬了一吓，我接着說：

——你真狠心！連話都不說一句，

——人家是啞子呢？

她忽然地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含羞帶笑地說了這末一句，我這時候；趁勢把她抱着，她略略的掙扎了一下，便像一隻跑倦了的羊兒，完全就伏在我的臂抱中了，我渾身的

血液奔騰，心兒跳動得很厲害！我的頭靠接她的臉，忽一個香嫩的舌尖，突進我的口裏來！一陣酥麻，我的全身沉醉得沒有一點氣力，我的手摸上她的胸膛上；呀！使我魂蕩的酥胸，猶其是她那細軟的雙乳！……

我們說一陣，笑一陣，抱一陣，在我的心裏，不知道是怎樣的？發生一種生來未曾有情感，當我緊緊抱着她的時候；我覺得我自己就好像疲洩在汪洋大海中，忽抱着了一個救命圈一樣，在狂風駭浪當中，我一旦得了依托，那是怎樣的愉快？我自己是覺得我是不能離開她了，永遠不能離開她了！在我一轉念，明天天曉時：我們就要分別的情況，不禁令我心酸起來，我靜默着，好像忽然想及了一件大事而不能解決一樣，她問我，問我爲了什麼事情？啊啊！當這枕前燈昏柔情似蜜的時候，我怎能不告述她呢？我在告述她的中間，我看見她的眼睛裏包含着晶瑩的淚水，同時又把我抱得非常的緊，啊！這一點同情之淚，給了我，我在這茫茫的人寰裏，還奢求着什麼哩！夠了夠了！僅這一點點同情之淚，我已是很滿足了。我的生命就這樣地充實了！……

看她的表情，似乎有很多話向着我說，但她在幾次欲吐的中間，忽而又靜默起來，我知道了！我知道她一定有難言的隱情，我問她，她不說，我緊緊的迫問她，她祇急流着眼淚；姑娘！姑娘呀！在世上可曾有人疼愛過你？啊啊！怕同我一樣地遭着不幸吧？是的！我們都是可憐人！……我平素愛哭，然其是在今夜，傷心的眼淚不住的向外流，我低了頭，緊貼在她的胸前，溫暖柔嫩的酥胸，給了我悲哀底的快感，啊！我正有如小嬰兒蜷伏在慈母的乳傍，似要奶吃一樣的情況，這是第一次母親逝世後，我奔跋在泥濘中七八年來的第一次。

——弟弟！別哭！姐姐愛你，我對你說吧，但是你要嘴穩，……賭個咒？

她低着了頭，雙手捧住了我的臉，她笑痕滿面地對着我說：

——我若是嘴不穩？我挨快刀砍……

她急忙用手來掩住了我的嘴說：

——可憐的弟弟！誰要你賭咒？我對你說好了：

親愛的我祇有爲你祝福

她開始對我說，她說她姓張叫阿秀。父親早就死去，家裏除老母外祇有一個五歲的兄弟，住此南津驛的鄉間，幾間茅草房子，便是她們的住所，她又說她除這幾間茅草房子以外，周圍祇有不滿拾畝的荒田，她們就靠此爲生活，她又說她在十五歲的那年，她家來了一個媒人，她那時茫然地莫明究竟，當三天以後，便把她用小轎，抬到隔南津驛的隣鎮龍泉驛那個地方，嫁給一個老頭兒，她說她自己很不願意，但是在重重的勢力之下；她是沒法！她說她是與那老頭兒作妾，因爲那老頭年已五拾一歲尙沒有子嗣，家裏是很富饒，因此花去了一百塊洋錢，把她買來，她說那老頭兒很愛她，因爲希望她生小孩，同時又因爲她年紀很輕姿容又很動人，但是嫁過去已三年了尙沒有一點兒影響，於是乎大老婆的雌威，和族人們的譴鄙，丈夫也因而厭恨，這都使她很傷心很恐駭！好多次暗自痛泣。好多次回家對着可憐的老母哭訴，因此纔想出這一個偷生換種的方法，她說她這是出于不得已的舉動，她又說她自嘆命薄，老天偏註定她嫁給一個年已知命的老頭兒，那老頭兒沒有一點使她愛的，老頭兒所給予她祇是苦痛與厭煩，她說當那老頭兒

，把她摟在懷中的時候，她祇覺得是與可怕的骷髏摟在一起一樣，當他抖擻着戰慄摟伏上她胸上去的時候，不到三分鐘，便滾落下來，她說她當那老頭兒鬆弛以後，在他呼呼的睡去的時候；她是整夜的痛哭，……她又說她今夜是實行新方法的第一次，真不想第一次便遇着了了一個，年輕貌俏的男子，她又說她心裏很快樂，這是她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快樂，她又說她就是死，她有了今夜這快樂，也就死得瞑目，……啊！啊秀！親愛的！讓我甜蜜的叫你一聲，我們都是可憐人，我們倆痛哭夠了，來來來！讓我們今夜來痛快的歡樂一場吧！人生樂少苦多，讓我們今夜來痛快的歡樂一場！我相信同情才是快樂，虛與的親熱是苦痛，淑子她們是矯貴的小姐！她們祇認得黃金與厚爵，啊！說起淑子，又是傷心折腸的過去，過去雖有如天空的浮雲，但在浮雲裏，却追尋得出我絲絲的血痕。

是三年前的事，那時在成都，我還是一個迷茫的羊兒，當我見着她時，她真正纔是一個活潑天真的女子，她臉兒圓圓地，頂着光可鑑人的黑髮，她一對熱流而且極其靈動

親愛的我祇有為你祝福

的瞳子，尤其是她那常常紅潤着的雙頰，我認識她是在一個同學的家裏，因爲我那同學的妹子和她同在一個職業女師範讀書，那個時候，不知是怎樣地？我竟同牠要好起來，在那年一個和暖的春天，學校放了假後，我會和她一同遊過風景綺麗的青城山，在青城山的時候：我同她有許多值得紀念的事情，這些事情都是深深地印在我的腦裏，我那時也會起過一種奢望，我希望淑子能與我永遠地相愛下去，這話我也曾坦然地向她說過：

——淑子！你能嫁給我不？

——那有什末不可？

她坦然的毫無疑地答應了我，我那時候心裏是多末的愉快呀！不多久，我因姐死之故悲憤地奔回故鄉，到家裏看見比較親愛的人漸漸地莫有了，不免給我一個悲惶的痛擊，我傷心，我傷心不能自抑，一遇到微些的小事，我就會大大的哭一場！因此我病倒在家裏，一直病到臘盡春回時，我纔回到我長年漂泊的成都，淑子是忘記我了，見着我好似一個不認識的陌生人，我有一次壯大了胆，待她到同學的家裏來時，我趁無有人在，

我便向她說：

——淑子，喂！你就認不得我了吧？在一年以前，我也曾握過你的手，你也曾親口允許我的婚約，會幾何時？竟忘懷了我吧？

自從這一次以後，我們恢復了已往的感情，漸漸的甜蜜起來。

天哪！這又是一回什麼事情呢？我同學的妹子，忽然對我親密了起來，往常見面的時候：祇不過點一點頭，而今却故意地尋着我談，時常都給我一種誘人的媚笑，

我聽到一種消息，關於她家的上下僕人都在議論，間接直接地傳到我的耳裏，就是說她父母有意思把她嫁給我，……：是的！——怪得她對於我這會却不同起來？

——噫！不要臉！一天到晚跟着別人跑，緊緊地去糾纏——

她竟對我干涉起來，我怎麼樣？我祇有對她抱一種愧意，……：情形一天天的惡劣了！她們兩個人都給我以難堪的情態，淑子也不常來了，似乎聽得人說，她和淑子絕了交了，啊！

親愛的我祇有爲你祝福

在一天，我忽然接到兩封信，一封是淑子的，一封是她的同學的，……總而言之，都是你對不住我，請你以後，千萬不要再來使我受痛苦……你容易得到愛人的，去吧！哼！難道我還找不到麼？——淑子最後筆。

唉！這顯然是不能挽救了！我再折開她的信：

……以一個直摯的心兒來對人，到終得不到別人的同情，你說這是一件怎樣苦痛的事情？——你想污及我的清白，——你的好朋友的妹妹。

在這種環境之下；我在成都是不能再住下去的了，我是一個罪人，擾亂她們的和平，啊啊！淑子說我是一個忘情負義的人，而她也說我是一個忘情負義的人，甚至連我的同學，很好的朋友都對我起了懷疑，……

好的好的！……就這樣終于決心回到故鄉去！

雖然事實是那麼的簡單，在我心上却留下了不少的傷痕！淑子她真是嬌貴的小姐——真是嬌貴的小姐！！



阿秀！讓我們今夜來痛快的歡樂一場！啊啊！假如是我們生得有翅，我們便就此飛上去！飛上去！飛到那極樂的地方去！——我把她抱得很緊，我深害怕把她失掉，啊這是我的依托，這是我生命的依托，我不禁又哭了，

——弟弟！爲什末又哭呢？

她的臉緊貼在我的臉上，用手展着被蓋，深害怕我受了涼，

——弟弟！……她顫聲地在叫我，接着我被她緊抱着一翻，……

我是掉到一個極高極懸的深坑下去了！我的身子似乎覺得很輕，輕快得來如一匹羽毛，最後她說：

——可惜了你的童身！

——可是我也值得有個兒子，——我也笑說了！

我們在疲倦溫軟的中間，我們整夜沒有閉過眼，我們都願意長夜漫漫的永久下去，願意永久是黑夜，讓我們的青春在這黑夜裏儘情的醺陶，儘情的沉醉，但是但是？——春宵

親愛的我祇有爲你祝福

苦短，故人有多少怨恨，今人有多少感憤！在這一忽的中間，外面嘈雜的聲音增多起來，遠的狗叫，近的鷄鳴，人的說話聲。走路聲，什物撞碰聲，……這一聲聲都緊催着我們的眼淚。催着我們趕快分離，窗外透進光來，我看見她兩頰紅潤。一雙迷人的大眼，長細睫毛，雪白的頸項，都使我幾度的坐起，又幾回的睡下去，到後她一骨碌地坐起來，把我拉起，替我穿着衣裳，

——弟弟！不要傷心！祇要是你不忘我，我們還有會合的機會，你將來若再往此處過的時候！你可以叫那老人來叫我，我那時即刻就會來的！

我們說了許多的話，親了許多次嘴，終于離開那灰暗的房間，街上的人不多，兩旁的店門也還沒有完全打開，在街上的人們。都是睡眼矇矓地奔走着？

她送我一直送到南津驛的郊外，她還要送，那是正是冷霜彌天路徑風寒，我恐怕她受了涼，苦苦的勸她回去，當我執着那一雙嫩白的手時。她的眼淚不斷地往下垂，我的心兒說不出來那樣地傷感，

——你回去吧？後會有期的！——我忍着淚向她說了，我就騎上馬背，當我揚鞭馬蹄翻飛時，她是哭出聲來，我幾度的回頭，幾度的勒着馬繮，但終於走入山灣，她的影子是在我身後消失了！

我因夜間整晚沒有入睡，在路上非常覺得疲倦，我騎馬走了二十里，便換馬乘轎，在轎內昏昏睡了幾回，

當天晚上，我宿在隔南津驛有一百二十里的一個鎮上，我眼前的一切，似覺都帶有一種淒涼的情調，在我卸衣欲睡的當中，我發見了我衣袋裏，有一包物件，我取出來一看，是一個白潔的手帕，抱着有拾塊錢，啊！這是阿秀塞進我的衣袋裏的，是阿秀昨夜偷偷地瞞着我塞進來的！我想起阿秀的可愛面容，想起了阿秀的滿腔熱情，想起了她可憐的身世，又想起了我這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我不禁雙手捧着手帕湊到我的唇邊，把身子伏到床上去痛哭……！

依舊曆算起來，西風已吹到了枕邊，昨夜夢裏的阿秀，竟抱着一個約有三三齡的小孩子

親愛的我祇有爲你祝福

四二

走向我身前來，呵！是真的吧？阿秀！我祇有爲你祝福！祝福你當多福多壽的太太！致于我，那是不堪往下說，但是啊！阿秀！當我在夢中醒轉來，我在枕傍，一陣風吹到我的身上時：我回憶起當初，不禁痛哭起來！我的眼淚，那眼淚，不似春天的霏霏絲雨，也不似秋日的雨零碎洒落，而那正像六月裏的暴風雨一般的滂沱，阿秀！你該還知道你那時候，是怎樣的悲痛？……………

八月十五日于病中

## 回顧與近感

懦夫

光陰像長江裏流着的水一波逐一波的逝去，而且逝去以後便永不復回；我們的半月刊在這流逝的時光裏，也曾經過了四分之一的一年，眼看自己的兒子一天一天的長大，這是多麼使我自慰！

呵，不幸！不幸我們的孩子——橄欖——在這天天長大的時期中，忽然地生起病來——由半月刊而改爲月刊，雖然牠未曾一病而夭亡，但我心裏得到的悲傷却永遠無法制止！

回憶我們三個月前對於本刊的熱心努力和艱難困苦的情形，又何嘗不值得人家起敬呢？然近來感受到經濟的壓迫，而致貧寒的我們終不能使牠安全的長大，這也不能不說是我的遺憾！同時想到新文學的前途，又使我心中頓生愁慘！

這幾月來，京中的新文學團體，雖然如春筍般一這的叢生，但有的朝生而夕死，有

些不死而久延殘喘，而其主要原因却脫不了經濟的缺乏而無法續辦，和文藝的幼稚而引不起社會人士的同情。

中國人是富有東方文化的思辨的精神，無論他如何的行動，總會說出冠冕而堂皇的道理；譬如海上某刊物的同人中，許多爲着出風頭求名利而努力的，而他們却硬起頸筋，說是他們爲三民主義的文學而奮鬥，這樣的技倆又何異普羅作家騙取金盧布的法兒？他們做罵人的文字都寫不通，但總像瘋狗一般的常常咬人；又有的是古典文學和頹廢作品，也居然運到市場上來出賣；他又沒有本領去和敵人——普羅作家——對話，而專門在自己家裏糊塗搗鬼，又好像非把自己家裏的文藝團體壓倒以後，是不能滿足他們的慾望一樣，我覺得這牛一般蠢糞的盜賊般卑鄙的思想是不值得一評的。

沒有認清楚你們的友軍和敵人而冤枉混在這社會裏的朋友們，不要再在那邊瞎鬧，單是自己跳上磅托上去自己稱自己，那是何等無聊與卑鄙，假如你得不到一面鏡子來照照你們的面龐，也可撒泡尿去映映。

我們生在這頑惡的社會裏，決不會懦怯而躲避的，也決不放棄我們文學運動的工作。  
。不過你們要知道：

自己家裏來拚火是自速其死！

聯合對外纔是勝利者的表現！

幸勸自命爲新文學的代表者，請你在六夢初醒時三復思之罷，免得……

一九，八，二五，夜於編輯室，

悲壯的哀歌

四六

## 悲壯的愛歌

醒

我要去爲實現三民主義而革命，至愛的！

我要去到戰場上和一切反動派撕殺！

假如我！——

◎

◎

◎

假如我在戰場上被反動者打死了！

你切勿爲我而悲傷；

也莫把我葬成墳墓，超渡；

只要宣傳我的死因，

普遍到人民的腦筋；

你呢，



念著我也好；  
忘了我也好。

我已看不見中原荒涼，

覺不著同胞痛苦；

更再也不能聽聞勞苦人們的呼聲——

似在水深火熱中求救；

只有幻幻的靈魂，

在空中浮沉；

靈魂呵！

或許把你牢記！

或許把你忘掉。

悲壯的哀歌

通 信

# 通 信

廷休先生：敝刊宣傳的廣告，蒙你熱忱相助，特此誌謝！

中銘先生：封面敬收，已用於本期，勞神之處，甚為感謝！

冰如元：封面收到，謝謝！

少頓，敏學，公美，大悲，四榮諸兄：大作作就，請即擲下為盼！

錦章，子農，汪鼎，汝忠四兄：橄欖是靠諸兄以前的努力，始有現在的成績，甚望從今後，依然負起培養牠的責任來，使牠震發着美麗之花苗。敬祝

時祺，

—— 迺黃 ——



610636

# 本刊重要啓事

改本  
爲刊  
月因  
刊整  
此理  
啟內  
部  
暫

本行行訓

服務社會  
輔助工商實業  
抵制國際經濟侵略

上海海上銀行

行址

下關行	鮮魚巷
城北行	北門橋
城南行	益仁巷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一日出版

社址 南京大中橋太平里十五號

編輯線路 社

總發行線路 社

分售處 上海南京路各書局

印刷 公孛印書局

實價 大洋五分